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ZHHONGGUO
XIANDAI JUNSHI
WENXUE CONGSHU

东线

寒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四辑:保卫新中国)

东 线

寒 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线/寒风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306-3

I. 东…

II. 寒…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57 号

东 线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333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306-3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地图展开：蓝色的北汉江；弯弯曲曲的像条鲜亮的丝带，从高山里迤逦南下，经过淮阳郡城，经过白岩山东麓，在桦川南向西拐去，直奔汉城。在它的东岸，盘结着浓密的发黑的大白山脉主峰金刚山，群峰耸峙，屹立在朝鲜半岛东部，形成一个隆起的脊背。一条狭窄的三级公路，宛如灰色的细线，穿行在金刚山和北汉江之间的山区里。在这里就看到那吸引人们全部精力，牵连人类心弦的东西——战线。战线像狼牙锯齿，切断山脉、河流、公路，斜斜地劈进“三八线”北面来。在构成这战线的无数个高地上，被参谋部人员几次的涂改着，表明这上面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战线就是这样进进退退地向北推进着。

这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季，朝鲜战场东线的形势。

团长尚志英和政治委员翟子毅俯身在地图上，专心地注视着。从云层泻出来的阳光，穿过密密层层枝叶，射进帐篷里，衬出尚志英坚实的额头，紧皱着的眉头，把头埋在厚大的手掌里，盯住整个夏季来敌我反复争夺的一些高地上面：项岭、古隍岭、杜峰里、黑云吐岭、古方山里、伤心岭……他这样呆着足有十几分钟，然后他动手测量从“三八线”到现在的战线，再测量从现在战线到元山的距离，计算这些日子敌人在东线向北推进的里程。测量完毕，轻轻地用手指弹了几下，向着政治委员安静的面孔上看了一眼说：

“看来我们要在这一线迎接他们了……”

在尚志英指的地方，出现了白石山、文登里、加七峰连绵不断的山脉。那条灰线一样的公路就在这里，从麟蹄、杨口，向北爬进来，穿过鱼隐山和智慧山的衔接部，又远远地伸向末辉里、淮阳、元山。表示敌人进展的蓝色箭头，正指向这条路上。

政治委员搔搔鬓角，移动了一下姿势，表示同意团长的估计，一方面是事实发展到了这一步，另一方面是争取在这里阻住敌人。显然，他并没有静静地坐在这里，而是时刻想着这紧迫眉睫的严重形势。美国企图保持紧张的国际局势，它好单独和日本签订和约。重新把日本武装起来；利用这种紧张的局势，迫使它的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扩充军备，武装仆从国，实行侵略世界的计划。朝鲜停战，会松弛了北大西洋集团的备战。范佛里特大喊大叫：“要战争，不要和平。”利用谈判的机会，敌人集中了精锐兵力，大量的战斗器材，向东线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叫喊着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想迫使我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我军阵地里来。可是话是这样说，如果敌人突进来，那就不单是为了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他们会把我们丢开，将战争推向鸭绿江边，这是决定的关键。他带着嘲讽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

“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明显，这关系着和平谈判，关系着整个战争的局势。现在全世界都把眼睛瞧着我们，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他抽出一支烟，燃着，用力丢掉火柴说：“这就是那决定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

尚志英摊开双手，作了一个一切都了然的姿势，耸耸肩膀，推开地图，他们俩同时立起，走出帐篷。这时才看出他两个的身段，都是魁伟高大，尚志英是身子粗壮，胸膛宽阔，黑红的脸，眼里充满了刚强和自信，好像他浑身都包裹着力量，这力量只要一触就会爆发。政治委员翟子毅则表现得谦虚、镇静，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有十分把握时才有的那种表情。明亮的眼，显示着爽朗快活的性格，以及对事物的明察和远见。他们在帐篷外面站定。

野营无穷无尽地展开，沿着山脚、溪谷、森林，帐篷一个接连着一个地延伸着。到处堆

放着背包、粮食袋、弹药箱、电线捆子、车辆、马匹，树上拴着帆布吊槽。牲口大声地嚼着草料，交相啃着，抽打着尾巴。森林里更显得暗了，刚才的阳光只闪了一下，现在乌云又压在森林的上空，天阴沉得可怕。

尚志英又忆起刚一过鸭绿江时的情景……

……漆黑的夜，风呼啸着，大块的乌云紧压在人们头顶，可怕的暴风雨就要来了。火车喘着气停下，人们从那长匣子似的车厢里走出来，什么也分辨不清，看不见远近的山岗，看不见村庄和田地。从那触鼻的焦灼味、铁锈味、机油味，以及碰着脚的铁轨，辨别出这是一个炸毁了的车站。只觉得黑暗中充满了人，脚步的嘈杂声响成一片。有人幻想着做饭吃，有人想着会找房子住下，有人被插乱了队喊叫，有人在骂，喧闹的什么也听不见。忽然火车叫了一声，喷着白色的蒸汽，车轮子渐渐地动了，地颤抖着，列车开出站向北去了，把这些人丢在这里。就在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离开了祖国，到了朝鲜的土地上了。这庞大的嘈杂的人声，一下子静下来，同时心情也沉重了。没有怨言，也没有急躁的吵叫。立刻听到同时十几处喊口令、站队、报数、枪上肩和整齐的脚步声。部队开拔了。

尚志英浑身都是紧张地和政治委员并排立着，长久地望着祖国的江岸，等待整理好队伍好出发。政治委员低声地、亲切地叫着他：“伙计，江虽不宽，要想再过去……”他没有再往下说：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取得持久的和平。这一切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谈何容易呀！他们紧紧地挨着，谁也不想再说什么。尚志英明白政治委员的心情，因而他自己也激动起来，这一刻他感到多么亲切。朋友的情谊，同志的友爱，生死相关、相依为命，很明白，因为眼前就是残酷的战争……

尚志英站起来，倔强地挺起身子，向一个年轻的参谋说：“出发……”

命令从团长的嘴里发出，首先是他周围的人动起来，尔后像传染一样，波及了整个森林。野营被牵动了。

尚志英驱开了一群飞到眼前的螟蛉。一个又高又大的饲养员，牵来一匹黑色的大马，那马前档很宽，撑直两腿，昂着头看着团长。尚志英阔步走近它，抓住缰绳摇了摇鞍桥。

从鸭绿江边开始，又走了三百公里的朝鲜土地，目睹这被战争摧毁的国土，艰苦奋斗的朝鲜人民，尚志英心里充满了无法遏止的冲动。在他坚强的胸中，凝结成一种力量：那就是对于人民、对于和平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于敌人对于战争的极度憎恨。使他每前进一步，这憎恨就加深一分。此际远离祖国，越深入朝鲜国土，越接近敌人，这仇恨越咬啮他的心灵。经受这种痛苦是不能用言语告人的。他抓住马鞍，一纵身跃上马背，用脚一磕，跑出森林去，蹄声在溪谷里激起一阵急躁的回声。

二

黄昏，人、马、炮队、卡车的洪流，顺着公路滚滚南下。

尚志英第一次欣赏这不平凡的景致，公路和两侧的草径上，都挤满了步兵和牲口，公路上一边是马车，一边是卡车和重炮队、坦克。这些人，和人驾御的这些机器，都拼命地往前走。马着急地大声吼叫。路面是不平的，车子颠簸着，有时被挤住，互相争吵。前面一座被炸毁半边的水泥桥，卡车冲上去把马吓惊了，翻了驮子，一个战士抓住缰绳，上去就在马背上打了一拳，马停下来，几个人上去帮助架上驮子。卡车吼着从那仅存的一半桥板上开过去。车后边拥挤着人和牲口。这压紧了的人群到前面又像被弹簧弹开。真像一股汹

涌的水，忽然被一个狭口挤住，越聚越多，越挤越紧，通过狭口之后，一下子散开，用更大的速度流向前去，好像什么也挡不住了。

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喇叭鸣叫，山谷里起着回音。天黑，车灯打开，银光闪烁，探寻着黑暗的崎岖的山路，生怕滚进万丈深沟里去。车上满载炮弹、子弹、枪枝、炸药、工具、粮食袋、木材；载着医药、担架、手术器械、临时医院的行军床；载着文件、命令、作战计划、电台、步行机、收音机、电线……牵引车后面拖着重炮，掩护炮队的高射炮，炮手们坐在射击位置上，在聊天、吸烟、打盹，跟着炮摇摆着。尚志英的高射重机关枪就在马车上装着，车上还有战士们乱七八糟的东西，布袋里装着炊事员们的切菜刀、擀面杖、勺子、盛菜的瓷盆……这行列拖拉几十里长，浩浩荡荡的大军，随着公路的屈曲弯转，起伏不平，就像游在大海的浪头上的一条长龙，看来叫人惊心动魄。

一个带着十足稚气的声音说：“今天在哪儿宿营啊？到了目的地又是一片破砖烂瓦，你看着吧！”

另一个粗声的战士说：“房子吗？你跟美国人要去吧！在这里抱怨干什么？”

“美国人走过这一条路吗？”

“他们怎么到了鸭绿江边的呢，难道他们把腿扛在肩膀上滚了去的？当然他们走过。不多不少，来回一般远，就是回来时候比去的时候快一些，来了一个向后转跑走走。”那人带着讽刺的口气说。尚志英听出是他的饲养员，黑大汉马德明。

这时有个战士走来，想看看骑马的人是谁，逐渐地挨近来，偷看了一眼，马上跑开了，小声地向人们说：“我当是谁？是团长。”

那带稚气的战士走来，显然他胆子很大，从他冒冒失失的样子看去，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装着大人的样子，用质问的口气说：“团长，有些地方都没有村子了，地图上怎么还不改呢？”

尚志英觉得很有意思：“你说什么？”

那战士坚持着说：“出发时通知的宿营地是村子，实际上是森林。”

尚志英笑了：“谁说没有房子了？美国人说：他们把北朝鲜的交通线炸断了，没有一粮、一弹、一个人能送到前线。他指的就是我们。”

“他们放没影儿的屁。”

“那就对了，房子没有了，人还在。几年之后会有更好的房子。”

“有什么消息吗？”

尚志英放松了马缰，坐正身子说：“什么消息？后方在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倒打听别处的消息。有好消息，很快就听到炮响了。”他此时才看清那战士是个小鬼，背着五个电线拐子，一部电话机，走路很吃力，两条腿不大直，一前一后地动着。他想，也许是骑在马上缘故，看到地上的人都很矮。但声音是可以听得出的，这战士的声音才开始改变，他问：“你叫什么？”

“刘文敬。”刘文敬跑了几步，为了不掉队，依然跟在团长旁边。

尚志英说：“叫我的牲口帮帮你的忙吧！”他弯下腰去，要接小鬼的电线拐子。

刘文敬机警地跑脱了。

有两个连长走到尚志英这里问情况。连长们是想得到一些消息，情况是否紧急，里程、宿营地？好计划休息时间，打算给战士们弄一顿热饭吃，可否派炊事员带行军锅在前面走？这几天吃的都是冷饭、凉水、炒面，简直没有做饭的时间。白天不敢生火，怕冒烟，暴露目标挨轰炸。

战士们是想看一看指挥员的情绪，听个只言半语，使心里开朗一些。

尚志英想找见他的弟弟尚志林，现时任二连连长。走过两个单位之后，他才想起，今天一营是前卫，恐怕走出很远了。他不去找了，汇入这汹涌的人流，立刻有一种说不出的思想情绪捉住了他。个人有个人的愿望，有个人美满的前途，有个人生活细节的打算，这一切是多么复杂！现在人们把个人的一切，寄托在自己祖国的命运上，寄托在对和平事业的斗争上，所以又那么单纯。连尚志英自己也是一样，当战士和干部们问他消息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举动成为举世注目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再平常也没有了，一个普通的人，做着应做的事，在战争里也想到死和危险，想到一些极琐碎的事，吃、住，想到自己的兄弟，战争来到之前想见一见亲近的人……

尚志英才结婚不久，他的妻子王淑琴是一个护士，年轻、漂亮、能干，她那样的爱着尚志英。曾抚着他胸上的一块伤疤，轻声地说：“这块……多危险哪！”

尚志英又回想起他的战争生活：

部队像波浪似地展开进攻，炮弹和机枪响着，从敌人方面发出，射击到我军的行列里。他正向前跑着，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把他狠狠地撞了一下，他什么也不知道了，躺在那潮湿的麦地里。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醒来看见新麦的绿玻璃针似的叶子，挑着一个个小露水珠儿，在他眼前摆动。他痛苦着，手里抓着一把土，伤口流着血。是不是刚才死过去了呢？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着？还能想起些什么呢？于是他记忆里出现一个梨园，大地完全浸沉在暮色里，只有梨树梢上还留着太阳光，太阳把那几片残存的叶子照成了紫色的、黄色的半透明的薄片，似乎看到上面还挂着一个透明的黄色的大梨子，多甜、多香，那样脆，又多水……已经熟透了，怎么没有人摘呢？以前被大叶子挡住看不见，现在叶子落了，它显出来了……地上已经弥漫着乳白色的烟气，一切都迷糊了。尔后又看见一排向日葵，每个都充满了瓜子，外面一圈金黄色的花瓣，低着头看他像是在问：“看，想吃吗？”他口干的一点不想吃，只想水喝，于是不再想向日葵了。顺着田间的小路走：一条草径，生着野菊、车前草、蒺藜……弯弯曲曲的通向村边。村子里有女人、孩子，这是谁家的姑娘，有水喝吗？……从没有今天看到的这一切这么可爱、亲热。他想挣扎起来，结果又倒下了。……

从那以后，伤疤就像紫色的烙印，刻在他的胸前，每一看到这疤就联想起当时的一切。

王淑琴的脸由于幸福而红润了，把嘴贴到尚志英耳边，像报告什么秘密和重大事情似地说：“我真是喜欢你。”在她的眼里，尚志英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真正的男人。

习惯了艰苦斗争的生活，养成了尚志英严峻的性格，现在却容易激动了。看见什么都觉得可爱。有时他带着玩笑说：“思想不容易一下子扭转过来，有时觉着还像过去，行军、打仗，一天走多少路，每天换一个新地方宿营，好像我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没想到这样快的要进行和平建设呀！你想，苏联帮助我们……”他给她讲着抗日战争时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后悔这一段时间没有和他共同度过。尚志英说：“日本人扫荡我们，山顶上，山沟里都是日本兵，他们搜山，我们在山半腰的树林里隐蔽着，躲在一个岩窟里面，拾了些枯枝，生着小堆野火。正是冬天，上面飘着雪花。有一天绝了粮了。夜里偷偷摸下沟，割回一块死马肉，在火上烧着吃，开始吃着很香，后来就臭了，顺嘴流口水，吃完了，我们带上枪和手榴弹，开始布置，夜里就冲进村子里去，消灭一股敌人。那时我们就想：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样快会胜利。”

王淑琴说：“再不要有战争了！”她偎在尚志英宽大的胸脯里，听到他心跳得多厉害呀！她惊讶地问：“你怎么了？”

尚志英抚着她的肩膀说：“不怕，要是战争不可避免的话，怕也没用。”

朝鲜战争爆发了，尚志英写了请求书，要求去抗美援朝。“我非去不可”。虽然王淑琴一点也没阻拦他，但他知道她是难过的。“你看我这伤，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月，已经完

全好了。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要再遇到战争！一看见孩子们的小脸，胖胖的小手……”这时他已有一个五个月的孩子了。在出发的那天晚上，孩子睡了，王淑琴整理着东西。说真的，东西早就整理好了，但她还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拿起针线，钉一下快要掉的扣子；尔后又拿出两双袜子，三张手帕，总之，她不知怎么做好，带了不少多余的东西。

尚志英说：“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累，多带些，到了那里一定困难。”

尚志英说：“我是想和你多坐一会儿。”

王淑琴坐到他身边来。尚志英的眼老是系在他妻子和孩子身上，他感到幸福，他有了家，不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汉了，他要想着她们，她们要想着他。虽然就要离开，可是这种幸福的气息强烈地熏染他，刺着他强硬的心，他是永远不会忘记了的。

王淑琴垂下眼皮，低声地说：“我真担心……”她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身子已经有些发颤了。谁能预言这一切呢？她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们什么时候团聚？可是她想从丈夫的嘴里听到两句安慰的话。美国人夺去了她的幸福，夺去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她追忆着他们的生活，怎么能想象离开他是如何的难过，她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又怕使他心里烦乱。当他去打仗的时候，听到这些话也可能是安慰，可是她怕变成了为她担心，等他回来以后她会说的，现在却不能。

王淑琴为了掩盖自己的内心活动，无目的地说：“你要刮一刮胡子吗？”

“刮！”尚志英摸摸自己的下巴，是该刮了。可是刮胡子并不是因为胡子长了，他看出她心里的难过，他要表现得从容，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解除她心里的顾虑。最难的是自己心里难过，但在妻子跟前却要装出愉快。他去洗脸，往下巴上抹肥皂。一会儿刀片刮胡子的声音嚓嚓地响起来。她高兴了，她有一个多好的丈夫，又听她的话。

三

尚志英从妻子跟前脱身出来，就去找他的政治委员。他们是老朋友了，这次抗美援朝又遇到一起，他特别高兴，两个人碰面，热烈地握住手。尚志英仔细地对方说：“政委，你胖了。”

翟子毅摸了摸自己的脸：“不怕，马上就会瘦下去，我不大喜欢胖。”他们两个都会意地笑了。尚志英说：“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

翟子毅笑了，向妻子示意：“就为这才生我的气呢！”

屋子里一切都翻乱了，好像是要搬家的样子，书橱打开，书零乱地丢着。政委要收拾一个书箱，准备着随时要看的東西。妻子杨玉媛在给他整理行李。衣服、包裹、鞋子也乱丢在地上。用纸包好了一双没有擦油的皮鞋。政委是不喜欢把鞋擦亮的，所以他的鞋都像穿旧了的。一个绿色的提包边放着毛巾、肥皂盒，大概正犹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杨玉媛噘着嘴，唠叨着，抱怨他回来得太晚了。刚到家才十分钟。

翟子毅是刚从首都北京赶回来，一接到部队的通知，匆忙地收拾了行李，带着一个小提箱往车站走。

首都街上拥挤、热闹，灯火辉煌，车如流水。这一点特别使翟子毅满意，他从来不愿意看到由于什么重大事件，而使人们慌乱失措的样子，希望和平生活照常进行下去，人们到东安市场去玩，到剧院，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到故宫去看展览……或者一对对的青年男女

在天安门前散步、谈情，镇静就是一种力量。突然对面撞来一个大个子，伸出手来。翟子毅也赶紧伸出手，迎上去握着，互相问了一些简单的情况，那人走了。翟子毅半天才想起那人是炮兵营长尹庆锡。想追上，他已经走远了，看样子也是急着有什么事。翟子毅把手提箱换到右手，看了看表，一看来得及赶上火车，用不着那样急了，定了定神，放慢了脚步，要留神地多看几眼，当去朝鲜作战的前夕，能在首都街上走一趟，看一看亲爱的、景仰的都城，看看那雄伟高大的天安门，庄严而肃穆的建筑，那“五一”和“十一”毛主席站立的地方和鲜明的国徽，翟子毅站住，肃然起敬，好像看到了父亲一样。首都！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六亿人口命运的主宰！首都啊！多少人都盼望着能见你一面，听你一句话，只要你说一个字，人们就会赴汤蹈火。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想到你就感到信心百倍。在残酷的战斗里，想到你就有了力量啊！翟子毅的心情好久地激动着，一直坐到火车上，车开出城，奔驰在郊外，他依然在望着渐渐远了的京城，心里说：“就这样离开了吗？在这里待了两个月……”他后悔没有好好地看一看。人们常是这样：即使是仔细的看过，当离开的时候，仍然是觉得难分难舍呀！

在车上，翟子毅没找到位置，里面人都坐满了，他就在门口立着，不知怎么的，一想到战争，一想到离开祖国，一切都是亲切的了，站在门口也是好的。

列车服务员几次地来打扰他。擦地板时要他倒换地方。用北京话问他：“您没有座位吗？”翟子毅并不厌烦，从这个门换到那个门口，又立在玻璃窗前。这地方可以看一看奔驰在身边的祖国原野，而且一到站，他就可以第一个提着箱子走下来，一直地走回家去。妻子一定在心急地等他。而他也急着想见到她。

一个年轻的军人，黑黑的脸，有些驼背，站在他跟前立正。

“政委，你好！”

翟子毅这时才认出来，是他们临时编成的志愿军的一个指导员，再吞华。“你上哪儿去了？”

“回了一趟家。”

翟子毅和他握手，问道：“家里都好吗？”

“都好。”冉春华带着羞涩回答。

“你来得正好。”

火车停了，冉春华敬礼，下车回连队去了。

翟子毅提了手提箱一直走向宿舍。这时才觉得时间真是不够用了，他还打算同妻子去玩一玩呢！现在来不及了。他只得笑着安慰她：“这没关系，我们的日子长着呢！”他谁也不怨，一直笑着向妻子解释。

政治委员停下来陪着尚志英坐着。问道：“王淑琴哭了吗？”尚志英点点头。政委说：“人之常情。如果把女同志组织起来去打美国鬼子，她们都是非常勇敢的战士。你不要看她们对丈夫对孩子流泪，她们对敌人是恨入骨髓的。”杨玉媛笑了。

尚志英站起来说：“政委，我的意见你们应该亲热一番，我走了！”尚志英转身出去。

翟子毅送走客人之后，走到妻子跟前，低声地安慰她说：

“我特为你回来的。哪怕咱们只待一晚上呢！不要难过，好日子在后边呢！你不要想象那是战争，战争并不可怕，我们会打败美国人的，因为我们对和平幸福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

翟子毅感到他不是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家人妻子，属于人们倾心注目的和平事业。

突然天空闪现出一团强烈的白光。

四

敌机投下一连串的照明弹，惨白的光团，悬在人们头顶。被黑暗包藏着的庞大而杂乱的东西——人、马、卡车、拥挤疾进的情景，一下子显露出来了。步兵行列散开来，向两侧田野跑去，向乱石和灌木丛，找寻隐蔽自己的地方。马惊了，御手用力勒住缰绳，但马一点也不听约束，瞪着惊慌的大眼，拖着车拼命地跑起来，撞着前面的人和车辆，车被掀在稻田里。一挺高射重机枪从车上翻下来，马脱了缰跑了；汽车有的开进树林里，有的陷进沟里。有一辆想开出去，结果马达不发动了，卡在路上，驾驶员跳出来跑向一边了。前面的几辆开走了，中间则拥挤起来，想冲出去，按喇叭，都无济于事。就在这十几秒钟的工夫，那“咝咝”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喊了声“卧倒！”有人调换新的位置。成打的炸弹扔下来，几丈高的泥土冲天而起，喷出火光和黑烟。尔后的几秒钟，弹片和大块泥土、沙子，像暴雨似地落下来。敌人用机关枪扫射，一辆卡车着火，人、马，又在烟中奔跑、躲避，有的被炸死了。

尚志英一下子勒住缰绳。开始的一秒钟，他还不明白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将怎样发展下去，一秒钟以后他明白了。拼命地打马，用脚后跟磕马肚子。马伸着脖子，扬起尾巴，放开腿大跑起来。部队都停下来隐蔽，高射炮还在沉默着。尚志英骂道：“等死吗？”他又向前跑去。愤怒的面孔，被火光照得发亮。大声地叫道：“架起机枪给我打，把照明弹打掉。”他在那着火的汽车旁边勒住马。马跑得太快了，被他猛往回一勒，收不住身子，前冲的力量使他一下子立了起来，尔后又兜了一个圈子。尚志英叫着：“来人！”他瞪着那熊熊的大火。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斜挎着手枪，带着一排人从灌木丛里跑出来。尚志英一看，是自己的弟弟尚志林。想找他没有找见，此刻他出来了，他多高兴啊！但是他的脾气是厉害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神色严厉地瞪着他的弟弟。

这一队人顿时动手，从林子里劈来树枝在火上抽打，有的用钢盔淘水，往火上泼。警卫员，一个年轻的战士，一手按住望远镜盒子，一手按住手枪把，远远地追上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

尚志英执拗地瞪他一眼说：“去，叫一营长王炳晨来！”

人们已在两侧矮树林里奔忙着，听到团长的喊叫，就着手架枪，向照明弹射击。那边的高射炮也开火了，大大小小的紫色光球在空中飞舞。一会儿两颗照明弹被打灭，一会儿又打落一颗。人们喝彩。

一营长王炳晨和警卫员顺着一条稻田的小路跑来，到处是炸弹溅起的泥块，一个弹坑切断了路，坑里还冒着烟和热气。

这时照明弹已经熄灭，汽车还在着火。刚才的战斗击落了一架敌机，着了火坠向山后去了。战士们高兴地谈着。尚志英始终保持着严肃的态度，向走近来的王炳晨问道：“你准备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王炳晨说：“飞机过去就走。”他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尚志英对他这漠然的态度发火了，问道：“飞机过去？你把它看成是过路的，顺便照

顾你一下是不是？几分钟以后再来第二批、第三批，你就准备在这里趴到天明吗？”

“一会儿就走了……”一知道有伤亡，王炳晨沉默了。

这一场轰炸，死伤、耽误行军，以及部队不立即进行对空射击等等，都使他气愤。尚志英盯着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的兵带的是枪还是烧火棍？就等敌人逍遥自在地把炸弹丢到我们头上？我们呢？趴到地上……”

王炳晨不吭气了，一直不敢看团长的脸。

尚志英结束了申斥，命令道：“把这辆汽车翻到一边，清除道路。”尔后他像背诵条例一样地说：“以后，如果再发生这类事件，要立刻组织火力，对空射击。这成什么样子！”看了看表，不愉快地说：“耽误了我们十五里路。”挥了一下手叫队伍前进。

五分钟后，路又畅通了，车辆、人、马、大炮，在公路上动起来。夜幕合上了，把这复杂的人流包裹住了。喇叭叫声、发动机的嘟嘟声、轮子的沙沙声、马车的咚当声、马的嘶叫声、行军锅和油桶的相碰声、脚步声，人们又开始低语、嘲笑、咒骂。

“多热闹，走着打着，打着走着。”

“美国人不好好地谈判，就是仗着这些东西啊！说他们的空中战线远在鸭绿江边。”

“鸭绿江边？它到山背后冒火苗去了！”

“要是白天我非去看看不行。”

“来，借个光。”

“不要借光，借火吧！我现在火儿大极了。”

“这不过是开开玩笑吧！什么能阻住我们呢？”

尚志英拍马赶来，找到他弟弟尚志林，跳下马。后面一个战士接过缰绳。他们俩走出行列，到一边的草径上去了。尚志英很满意自己弟弟刚才的行为，他正喊人的时候，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尚志林。他们默默地走着。尚志林没说话，拿出烟来给哥哥吸。他最怕这种情形，是上下级关系呢？还是家庭关系呢？

尚志英说：“有什么问题吗？”

“连里？”

“你自己。”

尚志林想了一下，说：“没有。”他真地觉得什么问题都没有，尤其是遇到重大的任务，他总是热情、积极、敢干。这点使尚志英特别高兴，也特别担心：“他没有那么多的战斗经验，只是凭着热情……”

前面一片被毁的村镇，部队从旁边经过，有一个战士呆立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尚志林还没有认出那是他连里的战士。尚志英走上去问道：“为什么不走了？”

那战士掉下眼泪，一看是团长到来，他弄得非常窘，连忙低下头去擦眼睛，可是怎么也掩盖不住了。

团长问道：“哭什么？难道你不是志愿来的吗？”

那战士立正：“是志愿来的。”

“那你哭什么？”

“这房子……”

他的家也在公路边上，叫蒋介石烧光了，也是用美国飞机炸的……

尚志英心情沉重，挨着这战士，对着那废墟立正站着，看到这朝鲜的村庄，想起了祖国的原野和那战斗的日子，人民的苦难……低下头来。沉默了一刻，把那战士扭转来，扶住

他的肩膀，哪里也不看，笔直地望着队伍前进的方向，问道：“你叫什么？”

“姜万杰。”

“好，追上队伍去吧！”

姜万杰擦干了眼泪，整理了一下背包，向着团长和连长把手往帽檐上一举，磕响脚后跟，向后转，跑步，追队伍去了。

五

姜万杰近来增添了那么多的忧郁。

有多少战士安定不下。指导员冉春华早就估计到这情况了，可是事到头来他依然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显然是出于他意料之外，在连部里堆着雪片似的决心书、请求书，争取立功、争取入党、入团的申请书。他在灯前工作到深夜，他奇怪怎么没有姜万杰的申请书呢？他翻了一遍依然没找着。

姜万杰心思乱极了，行军的几天，都没有休息一下，合上眼睛睡会儿，心里什么也不想，那怎么行呢？除去想念祖国以外，他还有不愿告人的秘密。这秘密越接近战线，越使他安定不下，心里像火样地燃烧。在大树下呆坐着，别的同志都睡着了，他睡不着，躺下时两眼望着天，但他什么也没有看，空瞪着两只大眼。这几天来显得眼窝也深了，脸上充满忧郁和急躁。

班长唐仲勋走到他跟前来：“走，咱俩到河边洗洗脚吧！把你的鞋子也刷刷。”他们一同走出树林到小溪边。唐仲勋并不是为了洗脚，因为他夜里几次醒来都看到姜万杰在睁着眼想什么。“怎么啦？想家……”他直率地问。

姜万杰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他：“你一点都没猜对。”

“那就是不舒服？”他伸手摸姜万杰的额角，姜万杰把班长的手拿下来。

“不要摸，凉凉的。”

“那你为什么神情恍惚呢？”

“你看得出来吗？”

“我又不是瞎子。”唐仲勋十分有把握地说。

姜万杰掏出撕得破残了的小本子，不好意思地拿给班长看。放低声音说：“再撕就完了……”

那小本子只剩下一小半了。唐仲勋明白了，他也有过这种情形，他知道一个真正的战士所苦恼的是什么，绝不是想家，也不是怕死。他们一起洗脚，把凉水往腿上撩着，他说：“无论如何你应当睡会儿觉。”

洗完脚，唐仲勋回去了。姜万杰从河边走开，独自走过一片小灌木丛，进入溪谷里。在这里看见一片小柳树丛，地上生着一片一尺高的木贼草，还有锯齿形叶子的地螺菜。河里有一股清凉的气息。看到这一切，使他想起家乡的情景：

……小凤顺着丛生着苦艾和黄蒿的小路走来，她一边走一边挽自己雪白的头巾，微微地歪着头，眼睛望着别处。李小吾跟在她后边，显着时刻准备为她服务的殷勤样子，轻浮地笑着，尽量地说些没意思的话。小凤不理他，好像与她无关似的，理好头巾之后，她拉了拉衣襟，往小河边走去。

姜万杰从柳丛的缝子里看着，心头烦乱，看到李小吾和小凤相跟着走已经不是一次

了,每次遇见都在他心里起反感。一会儿他又想:这有什么关系呢?她爱 and 谁一起走就和谁一起走,关我什么呢?可是他丢不掉她,老是想着她,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什么时候起他看上了小凤。他想,想起了,去年秋天,在向日葵地里,小凤在摘豆角。姜万杰从她跟前走过,太阳正照着小凤的脸,她的脸被照得红润发亮,和向日葵的颜色比较起来,她像一朵刚开的牡丹。最好看的是她的大眼睛,给睫毛遮住,好像蒙了一层雾,迷人地笑着,一下子打动了他的心。好像这一切往常并没有过,从前只是一个工作泼辣、能干,长得并不出色的姑娘,现在一下子都不同了。她的脸、眼睛、厚大的耳垂、微微上翘的秀气的鼻子,以及大手大脚,像一个小伙子似的结实的身材,没有一点不是可爱的了……

姜万杰站住盯着小凤和李小吾的背影,看他们消失在断崖下面。他从另一条小路回到自己的家,说不出的难过味道,酸、辣、苦、甜什么都有……第二天他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吃午饭的时候都没有回家,脸朝天,把手垫在头下倒在地里,他想了好多事情,好像什么把他拴住了,不似以往的无忧无虑,而这根拴他的绳子不是别的,就是苦恼,什么样的刀子也割不断它。

村青年团支部书记左祖明,一个二十五岁的残废军人,共产党员,挥着他仅有的一只右臂走来,坐在姜万杰跟前,一开始就说:“你看到最近的报纸吗?妈的美国封锁我们,想把我们掐死,特务破坏,又加上灾荒……咱们要好好地搞,响应国家号召,加紧生产,争取丰收,支援国家建设。朝鲜又打起来了,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的战争,多可恶呀!”

姜万杰一句话没说,跳起来又干,好像一股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很晚了才回家,路过小凤的家门,在从前他一定要向里面看一眼,这次却没有,迈开大步,仰着脸,表示轻视她的样子。他就看不起李小吾,嘴说得好听,什么工作都不掏力气干,专门在女人跟前买好儿。难道小凤就爱这种人?她就不知道这种人对什么都没有真心?……他又回到那句老话:“我管这干什么呢?她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但他依然割不断他对小凤的感情。他痛苦了一夜,要不是想到左祖明的话,他还会纠缠在这上面,想到左祖明的样子,怎么坐到他跟前,谈到国家当前的困难和年轻人应当怎么干?他的心开朗了,坚定了,决定了明天做什么工作。

左祖明看透了姜万杰的心思:“你是为了小凤吧?”

姜万杰被人揭穿了心里的隐秘,脸红了。这两天遇到的情形使他太难堪了,觉得是受到了羞辱。

左祖明说:“不怕,我和她去谈谈。”他燃着一支烟就走了,看样子还是部队那种说干就干的作风,一点不拖拉。为了小凤的事他也有点生气:“真成问题,一个女人会被花言巧语骗过,一看人献殷勤就把自己送给人家不成?”他去找她了。

谈话的时候,小凤一直仰着脸,不时地拢一下自己的头发,左祖明看出她是在生气。

谈完话,小凤直截了当地说:“我对李小吾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要抢着和我说话的。”往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生气,心想:“这些人真讨厌。”她并不是骂左祖明,是说那些看见一点小事就给人胡说八道的人。她心里烦躁极了,以后她谁也不理了,更远着姜万杰。在别人似乎都无所谓,唯独姜万杰,她一见到他就更不自然,特别地加以戒备。姜万杰看出她脸上那冷漠的神气,觉得没有一点希望了。

朝鲜战局起了严重的变化,美国不顾中国的警告,越过了“三八线”,把战争向鸭绿江边推进,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组织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报名参军的那一天,姜万杰高兴得脸都红了,从未有过的高兴,几个月来的烦恼都丢掉了。

村长和左祖明叮问他:“你妈同意吗?”

姜万杰说:“同意不同意都是一样,美国人打来了,不同意也不行!”

左祖明说：“那不对，说通了好，去说一说。”

姜万杰说：“我早就说过了。”他是撒谎，怕母亲拦他。她五十多岁了，比父亲大五岁，又爱生气，一生气就哭。姜万杰是想先报上名，叫母亲没办法推却，这时他只好说：“好，我回去说，你可要把第一名给我空着。”然后他走回来和父亲商量。

父亲说：“我愿意，我的主意好打，你也可以打我的主意。去问你妈，你可防着她哭啊！”

姜万杰和他母亲商量：“妈，我去抗美援朝呀！叫我去吧！”

妈妈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她说：“就在家，村子上干事吧！我给你娶个媳妇……”

姜万杰带威胁地说：“我已经报上名了。”

“那也不行。”母亲生气了，“我去说，把你的名字勾了！”

姜万杰急了，拦住母亲撒娇地说：“我非去不行，要不你和美国人商量去。”

姜万杰推母亲坐到炕上，说：“妈，咱们这村子不是他炸的？姐姐给炸死了，你忘了吗？妈，美国鬼子现在又侵略朝鲜，又炸咱们安东……”

母亲一下子坐下来哭了，搂住姜万杰，抚着他的头，哪一点不是看着他长大的呢？现在要把他从她身边夺走啦！哭了一阵，一句话没说，她答应了。姜万杰趴在妈妈的腿上掉了几点泪，一走出门他立刻又高兴地跳起来了，跑去找左祖明。从那次谈话以后，他老是想着左祖明，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时常要他讲部队上的生活。姜万杰说：“这一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报上名，问明了走的日期，希望越快越好，显然这件事主宰了他的一切。左祖明问他：“小凤知道你走吗？”姜万杰愣怔怔地停了有一分钟才气愤地说：“看她爱谁吧！”但话虽这样说，他的心却是不安的。

小凤确实显得慌乱了，失去了平时的安静，这时她才觉得是爱上姜万杰了，不然他报名参军为什么会叫她这样心绪不宁呢？坐也坐不住，对着门呆望了半天，仍然不能安定，什么也做不下去，于是她捞了几件脏衣服去洗。盼望见一见姜万杰，又想索性离开村子不见他，反正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她急急忙忙的走出村子，小河离村子不远，就在一排小杨柳树的那面，在树林里犹豫了一会儿走下河岸去。

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岸边丛生着簇簇一人高的细柳条，太阳刚落到地面上，小河那一头被一片茂盛的芦苇吞没了。地平线上一片红光，再远处就迷迷茫茫地看不清了。天空从黄变绿，又渐渐地加深，暮色已经降临，河水变得暗绿了。一片片青紫色的菱角叶在水上漂着，水萍开着像水仙似的小白花，那焦黄的花蕊里顶着一个大水珠。银色的小鱼儿，用尾巴敲碎了水面，激起细碎的波纹。一对小野鸭，并头在水面上，见有人走来它们都游走了。岸边有石条，这是洗衣和汲水用的，石条近旁，生着茂盛的石菖蒲，叶子像烫过蜡似的发亮。小凤蹲下来，把衣服浸在水里湿着。有什么可洗的呢？自己的一件汗衣，一双袜子，一块头巾，她在水里摆弄着，尔后就洗起来，但是她自己也没有兴趣，连肥皂都忘了带了。她正思量着是不是回去拿？这时身后有了脚步声，声音非常重，跺得地都咚咚地响，忽然又停住。小凤以为是李小吾又来扰乱她了，急忙站起，一回头，是姜万杰站在她跟前。她的心狂跳起来，有些害怕。但这一次没有躲开，也没有拒绝，把衣服放在石条上，用衣襟把手擦干，低着头，等他走近来。小凤一句话都没说，卷着衣裳角。“这不怨我。”她心里这样说。可是她也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的，连现在怎么办她也不知道，她什么也记不起了。只是觉得她的心越跳越激烈，像喘不上气来了。姜万杰向四下望了一眼，走近来轻轻的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一手抓住小凤的手。她又怕，又高兴，她把身子紧靠住姜万杰，挨着他，摆弄他的扣子，看他一起一落的胸脯。现在她不怕了，心里也快活了，如果不是抗美援朝的话，她还会躲着他，不知苦恼到什么时候为止，实际她无时不在留神看姜

万杰，打听到他是第一个报名的。

“你多会儿走呢？”

“明天就走。”

小凤再没有说什么，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从她的动作上和脸的表情上，看出一切，她是答应他了。从来她也没有喜欢过别人，他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她感到光荣，她会永远地想着他。

姜万杰捉住她的两手：“走时你不要送我，那么多人……”

“不，我送你。”

临走的时候，小凤来送了。人多得很，小凤没有力量挤到人群里去，只得跟在人们后边，心里又想起昨天的事情。在她眼里姜万杰是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多少人都夸奖他，喜欢他，但是他只爱她，她心里感到骄傲，又感到嫉妒，如果不是他们在场，拥了这么一大堆人，七嘴八舌地嚷着，她会一下子扑上去搂住他，现在却不能……姜万杰正用眼在人群里找她，她看出他眼里的意思，她心里多高兴啊，欠起脚来，把自己一肚子话都用眼睛告诉他，从她眼里叫他明白一切。

一般的人离开家时都掉了泪，姜万杰尽量地忍着，心里有一种从前没有过的东西在支持着他，就是那激昂的壮志。他就要离开自己长了这么大的家，要到外国，主要的是去打仗。这在年轻人的心里是值得向人炫耀的那种为人民去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

孩子们用尖声唱着歌子：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左祖明跑上来拉住他：“来，姜万杰，咱们再亲热一回。”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姜万杰，低声说：“小凤哭了。”姜万杰点点头。左祖明说：“好了，放心去吧！一切都交给我了。你是青年团员，这是光荣的事，希望你争取立功，争取入党。”他也说不下去了，急忙擦了一下眼角说：“我要不是残废的话，我也去……你记住，不要怕，在战场上一个人越勇敢就越死不了。”

姜万杰用感谢的眼光看着他，表明他现在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但绝不辜负他。

出国以前姜万杰还想着给家里写信，一进到朝鲜，他不想写信了，写的是申请书，每一次动手写，他就生气的手发抖，写不下去，盼望着赶快作战。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待在那里，望着这片被毁的、片瓦无存的村庄，回想着自己的祖国……

这时一辆小汽车开来，一下子刹住，跳下几个人来，看来是为了紧急的事情追赶先头部队的。

六

车上跳下来的是副师长王坚，一个参谋，两个带自动枪的战士。

副师长王坚从太阳还没有落山就追赶队伍。接到军部的电报，叫部队去金城前线，一

会儿兵团来电,改变了去金城的命令,仍然是去文登里前线。显然志愿军司令部了解全面情况。这几个钟头里,敌人也有了新的调动,我军在金城方面派了别的部队,就像变化莫测的风云一样,在下级指挥员中,如何能掌握这全部的机构呢?命令是果断的,刻不容缓的,字里行间都说明形势的严重。要阻住敌人,在朝鲜半岛上打乱它的战争计划。

东线的形势是骤然的紧张了。

范弗里特把三个步兵师,二百辆战车,十四个榴弹炮营,七个战斗工兵团,投进文登川的进口处来。冒着连绵的秋雨,在南朝鲜各条道路上都调动着部队,向“三八线”北涌进来。从远处看去,就像在一条黄带上,爬满了黑色的甲虫。

战线上运来了大量的物资,美国人、黑人、法国人、李承晚的士兵、日本特务……战线上大大小小的山谷都挤满了帐篷和货物堆栈。像是暴风雨的前夕,残酷的战斗即将展开了。

还在几天以前,双方军队尚在百里以外,但是像磁石和铁一样,把几十万人马,一下子吸到这战争的焦点上来。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几百米宽的缺口,一条不足两丈宽的公路,很难容纳这样多的军队和战斗器材。可是战争并不管这些,好像都不由人们的意志来支配这一切了。从一片地图上看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只很粗的箭头,在金刚山和北汉江之间,朝着相对的方向,疾速地往前移动,指向文登里。尽管人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个战役在军事上的价值。但举世人们,连进攻者自己,全是紧张地注视着东线战事的进展,注视着这两只迅速前进的箭头,一旦接触之后,会发生怎样的情形?

副师长王坚坐在前面的位置上,身子靠着椅背,眯缝着细长的慈祥的眼睛,眼角爬满了细纹。可是这场战争和他那安详的面孔怎么也不相称,他不吸烟,静静地坐着,有时瞥一瞥划向车后的部队。忽然他睁开眼,司机把车刹住。

“这是一团的队伍吗?”

那参谋跳下车去问,转回来报告:“三团的部队,一团还在前面。”

司机跳下来匆忙地讨了一个火,吸着一个一寸长的烟蒂,把车子检查了一遍,熄了火,跳进驾驶舱开了灯,又向前驰去了。

副师长提了提神,这时才看到他那炯炯发光的眼,是多么威严而锐利。司机加足了马力,赶过了好多车辆。走了约莫半个小时,赶上了一团,找到了尚志英和翟子毅,车停在一边,副师长跳下车来和他们握手。

参谋在地上摊开地图,警卫员用手电照着,几个人俯下身去。尚志英和翟子毅在记着什么。副师长说:“限我们三天到达目的地。”说完向队伍看了一眼,问道:

“有掉队的吗?”

尚志英说:“有。”并报告了刚才轰炸的情形。

副师长的脸沉下来:“派人在后边组织收容,我们要加速前进。”

副师长的任务就是追赶前头部队,督促他们前进,和人民军会师,到人民军军团部研究情况,办理接防的一切事宜。因为敌人有两个师已经到达了前沿,摆开了进攻的架子,而我们还在路上……

七

夜，大雨，卡车沿着一带山根奔驰。车上也没有篷布，一簇人挤在一起，披着漏水的雨衣。雨太大了，浇得人不敢抬起头来，只有把头低下去忍受着，谁晓得这场雨要继续多久呢？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紧咬着嘴唇，显然她的背上在流水，这使她很难堪，身子逐渐地失去了温暖，开始打颤。她撑着劲，一直看着前面，盯住车灯照到的地方。雨丝像粗粗的玻璃管，斜斜地射下来。四处什么也看不见，黑黑的一片，好像汽车钻在一个黑洞里，而这个洞是没有尽头的。在车灯所照到的地方，显出奇妙的景致：一会儿伸出一枝鲜红的枫叶，细细的叶柄上带着一个五角星，被雨丝打得摇摆；一会儿又出现几棵小橡树，橡树叶在秋天变成紫色的、黄色的，紧密地簇在一起，被雨洗得发亮；一会儿，又出现一团小松，翠绿色带水的叶子像一簇簇的针。尔后又是一堆野玫瑰，一簇小野菊，金盏花，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它们好像突然跑到路上来的，在灯光下眯着眼，是那樣的媚人，比平时所看到的不知要鲜艳多少倍。难道这前面就是战争吗？朝鲜的秋天原来是如此的美丽。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依然望着车灯前面的景致：雨丝、花丛和树丛。谁也没想到这会是王淑琴，她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到前方来？而且也没有写信通知尚志英一声。

尚志英走的那天夜里，王淑琴就没有躺下睡觉，虽然离天明还有六个钟头，她就这样木木地坐在床上，肩膀下垂着，两手夹在膝缝中间，睁着凝呆的大眼，盯住门上坎。往常尚志英出入，他的头离门上坎只差一寸，她就看着那一寸的地方。神情既不是愉快也不是悲伤，而是焦急和想念。战争把他们撕成了两半，打乱了平静幸福的生活。尔后的一个月，她都是这样过的，思想像乱麻一样，扯了多少根丝，又无法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多少事情都牵连着她，和她有切身的关系：朝鲜战事正紧，敌人连连发动攻势；美国破坏着停战谈判；尚志英没有信来……她给尚志英发了一封信，是托人带的，可是信刚发出，她的主意改变了。原来她计划到十个月给孩子断奶，现在不行了，要六个月给孩子断奶，她要到前方去。这决定是果断的坚决的，虽然也有过动摇，但没有改变她的决心。

断奶是个很大的问题，孩子要闹，她的奶涨得又痛，尤其是夜里，孩子哭得很凶，王淑琴起来抱着他，在地上走着，孩子哭，她也哭。做恶梦，要不就是彻夜的睡不着想尚志英，想着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她从来都是愉愉快快地过的，现在却不能了。孩子在梦中还是抽涕，不安，她搂着孩子，不叫他单独睡一个小床了，和妈妈睡在一起，因为就要离开了。叫毛毛枕着她的胳膊，把他的小脚放到她身上，这时她心里是又甜、又酸、又苦啊！舍不得离开：“毛毛，要是能行的话，妈妈一定抱你去找爸爸。”

王淑琴把毛毛给她妈妈抱去，连孩子用的一切东西，都交给妈妈，她留下孩子穿的第一件小汗衫，是用很软的布做的，现在还带着那吃奶孩子的气息，还留了他第一双小鞋子，带在自己身边，这是作为纪念的，准备带到朝鲜见了尚志英叫他看。

妈妈不同意她去，说：“你疯了，把孩子丢下……”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满脸都成了皱纹。王淑琴是她最小的女儿，所以特别爱她。

王淑琴什么也没说，只请妈妈原谅她。

“平安了再去不行吗？”

王淑琴说：“我得去工作，我们一个单位都走了，就是打仗才需要人呀！”她安慰妈妈说：“孩子交给你我自己带着还放心……”